



竺摩长老



著作：佛教教育与文化

谈办僧教育

在栖霞佛学院开学讲

刚才听了两位院长对於办僧教育所发挥的理论，使我非常敬佩！但是赞到我个人的地方，都使我感愧！以我的学德修养不充，教学经验缺乏，本来是不能出来做事的，但感於院长等为提倡僧教育，培植佛教弘法人材的婆心切切，以及各位护法拥护佛法的虔诚，故自忘 陋，黽勉在名义上出任教务，实际还是由超尘法师等负其全责，我不过是尽其随喜功德助成此一学院的微意而已。这意思正如刚才名誉院长所讲的故事中那个法师会吟诗、写画、下棋，但不会游泳，结果要遭溺毙，完全失了人生的意义。我现在也正是抱著学游泳的心而出来教学的。

院长刚才说他早已有心要办僧教育，只是因缘未熟，未成事实，这次毅然下了办学的决心，也不过是想实践了过去所种下的愿心。同时说他最服膺太虚大师办僧教育的精神，对大师所说「发扬大乘佛学真义，应导现

64

代人心正思」的话，尤其佩服，认为要佛教永远生存在这个世界，把这个世界搞好，非要走这条路子不可。这意思我认为是很宝贵的。我想：发扬 大乘佛学真义，是建立宗体；应导现代人心正思，是从宗体上发生出来的 应时的妙用。但要发扬宗体的大乘佛学真义，必先要从办僧教育起始，如果教育不办，教理不明，试问如何能把大乘真义的佛学来发扬？佛学既不能发扬，那 ，什 应导现代人心正思的作用也都失去了。所以归纳地说一句：还是以办僧教育为当然的急务。至於名誉院长静涛陈居士，他对虚 大师为教办学的毅力，尤为推重与服从，而且为拥护推动这种僧教育的事业，三四十年来站在护法的地位上，热情地支助，尽心的贡献。这因为他 与别的居士见地稍有不同，他有时代眼光，能认识时代思潮，能认识时代 佛教应走的路线，尤能认识虚大师的愿力与作风，所以他始终服膺拳拳，尊师重道，助扬教化，三四十年犹如一日。他把闽南佛学院比为黄浦军官 学校，把武昌佛学院比为保定军官学校，把汉藏教理院比为中央政

治学校，这可见得他对於佛教情形的熟识，所以能说来头头是道了。

谈到佛教衰败，僧格低落，大家就会想到僧教不振，义学空疏。所以有人说过：「近代佛门，有养无教」；这评语，实在是下得很中肯的。中国佛教徒在唐以前，出家者都经过考试，官方给以度牒。在唐朝以後，就

65

渐渐马虎，到清朝，这种僧伽出家考试制度，已完全废置，因此出家者就非常地随便，佛门几乎成了社会罪恶的逋逃藪。其正为学佛而出家，称得上焉者的，其如凤毛麟角，少之又少；中焉者的，出家之後能读几部梁皇水忏，就算是顶瓜瓜的；至下焉者的，全不知出家为何事，经典具何义，今日出家，明日受戒，後日就可以到处挂单，到处有饭吃，顺治皇帝说得好：「天下丛林饭似山，钵盂到处任君餐」。这，也正是「有养无教」的写照。由於这饭太容易吃了，引起社会上找不到饭吃的人，都从「求求师父慈悲救我」的情形之下混到僧团里来了，造成了一般丛林的混乱局面。前人尝批评丛林的所在是「龙蛇混杂，凡圣交参」；其实这里面有几个可以称得圣的？有几条可以称得龙的？不消说凡多於圣，蛇多於龙了，因这些完全如梵网经所说：「如狮子身中虫，自食狮子肉」，但这种虫，这种蛇，是佛教里生出来的吗？僧团本来是清淨的，那里会来这些宝贝？推究起来，这当然是普通社会上来的，因社会不景气，生活无著落，才混到佛门来；所以这是社会问题，不是佛教问题。但再进一步的追究，这也不完全是社会问题，完全是国家的政治问题；因政治不修明，人民生活不上轨道，社会紊乱，经济破产，致使民穷而为盗，盗穷而为僧，所以造成佛教社会的黑暗面。但这虽然由政治问题而社会问题，而成了佛教的问题；同

66

时也正因佛教里面有养无教，所以成了问题。如果佛教里有了很好的僧教育，那亦可以把这些人教好，不但不成问题，反可帮助社会培养人材，即把这许多坏人都教育成好人，尽了佛化教育的职责。而今不然，因为佛教里没有好的僧教育，所以内部情形腐化，不但坏的人入了佛门依旧坏，就是有许多明明是发心学佛的好人，入了佛教的社会里，也沾染了坏习气，退失初心，跟著坏起来了。

过去的印光大师，我们知道他是慈悲像佛一样的出家人，只管自己念佛，只管劝人念佛，向来不问他事，但他一谈到佛教的事，有时也火气来了，他曾说现在的佛教是「三滥不禁，佛法不兴」！甚叫做三滥呢？一滥收徒众、二滥传戒法、三滥挂海单。由於这三滥的泛滥，造成了现代佛教徒的混乱局面，因此引起老实念佛的印光大师，也发出了痛心的悲鸣！但是他要禁止剃度，岂不是要断绝僧种吗？不是的，这要是整兴佛教，倡办教育，必须有一时期需要严制禁止出家，待内部整理妥当，考僧制度成立，然後再行

开放。这与虚大师所作的「整理僧伽制度论」与「僧制今论」里面所说整僧兴教的道理与办法，正是近相呼应！因虚大师在普陀闭关著论的时候，印光大师也正在普陀闭关，他亦颇同情虚大师为整僧兴教的呼吁，可见大德们悲悯为怀，其所见还是相同的。

67

鉴於上面所说的佛教情形，我们今日来办僧教育，想来我们所应努力相勉的事，应有以下几点：

一要研究经典：经典法籍，是佛的慧命所在，我们凡是为佛弟子的人都要研究，不一定做学僧才讲求研究。这因为佛法是释迦牟尼佛牺牲无量数的物质与精神所获得的代价，同时中国的佛经，也是历代许多祖师牺牲身命从印度求取而来的，我们鉴於古德为法为众的苦心与愿力，与自己应尽的职志，应要研究经典，发扬教义，决不好把经典忘之於后，把藏经供之高阁，一任蠹鱼饱腹。义净法师的诗说：「晋宋齐梁唐代间，高僧求法离长安；去人成百归无十，後者安知前者难。路远碧天唯冻结，河沙遮日力疲殫！後贤若未谙斯旨，往往将经容易看！」我们闲时最好多翻阅高僧传一类的古德的言论与事迹，那未必会肃然起敬，对於研究经法之心，也会油然而生。

二要坚定信念：我们为佛教徒，对於我们的本师佛陀和他的教法，首先要有个坚定的信念。佛法除禅宗参禅的方法要「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」外，其他各宗都是首重信念的！如果一个佛教徒对自己的佛和法，左疑右疑，没法信念，那末虽为佛徒，已不像真正的佛徒了。比方说佛是一个人，生於人间，成道於人间，说法於人间，谁也不能否认；但如果把这个人

68

当作与普通人一样，把那些超人的智德和完满的人格都否定了，那就不对。又如说到法的经典，至今经过了二千多年的演变，依照历史学者的眼光来考证，自然不免有些是後人伪造的膺品；但佛法取舍的标准是「依义不依语」，且有小乘的三法印与大乘的实相印，只要与实相之理不相背的，不论小乘的或大乘的经典，我们都可以承认它是佛法，不能因为历史考不到，就从怀疑揣测的臆说中否定了它。佛既然有超人以上的智德，他的行事或说经，自必亦有非常人所所能臆测的，决不能完全用历史学者的眼光去乱下断语。俗语说「尽信书，不如无书」，这句话用来研究佛经的态度是很确当的，宗教徒最重要是培养自己的宗教意识和情绪。如果老是带著怀疑的态度去读经典，遇到不洽意的地方，就认为是假的，这是假的，那亦是假的，淡泊了自己的宗教情绪，就唤不起坚定的信仰来了。结果呢，於己於人，都无利益。

三要献身佛教：今日佛教式微，呈现了一片叶落秋山的景象！我们为佛教徒的，大家看到这种情形，应要痛彻五中，奋起牺牲，为弘扬佛教而献出身命；否则，衣佛之衣，食佛之食，而不做佛事，这是最可羞

耻的！出家人平时入住丛林，要叫他把「衣单交付常住，性命交付龙天」；这话里一面是叫你放下身心，为自己努力，一面亦叫你献出身心为佛教努力，

69

不然，又何必说这些耸人听闻的刺眼字句呢！

四要同情正义：一个人富於正义感，亦即是富於同情心的表现，没有同情，就没有正义。比如说一个人掉下井中，在旁边看的人，定要义不容辞地设法把他救起来，这正是同情心，也正是正义感；如果只管袖手旁观，看他溺毙，甚或投下一石，让他死得更快，这就要违背人道的正义同情了。我们现在的佛教亦是这样，好像一个人跌落井中，我们做佛教徒的，在井边旁观，没有一点正义同情心想救他，甚或做出许多不利於他的事，想促他灭亡，真如投井下石，於心何忍啊！

这些话，有时感之於心，遇著机会，就顺口说出。我自问能做得多少？本来亦不配来说；不过，我认为我们能从这些地方去勉励自己，振作自己，为佛教努力，为众生服务，那必不致於十分错误，或「虽不中，亦不远矣」了。

（曾刊无尽灯杂志）

70